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快心編傳奇三集
第六回 看告示唬殺白頭人 避江濤搭救紅顏女

詩曰： 世道羊腸不可尋，孤危女子更難禁。

椿萱並沒悲啼血，兄弟如仇忍喪心。

遇佛子援緣法好，免波濤播福根深。

盡多意外驚飄墮，無限冤魂海底沉。

話說那石搢珩於二月初旬將次入境，各屬官員都來遠地迎謁。各官見總兵年紀甚小，人物昂藏風雅，大家驚異。搢珩到過了任，受事已畢，即拜謝本進京。那吳淞地方是個水鄉，南直與浙江交界之所，彼時四方平靜，民間太平。無事把軍務整頓一番。事體稍閒，便著家將張芳同了家人朱序，發了盤費，叫他到衢州府開化縣地方，訪問裘家，接取夫人，並迎妻太爺夫婦；又寫書一封，敘說去年別後不得相迎之故。這兩人領了言語，藏了書信盤費，便望浙江衢州府進發。

按下一頭。再表前語。卻說裘友生自石搢珩別後，過了月餘，便望女婿到來，以便接取，同往揚州居住。把家中用不著的傢伙，或送或賣；裘能種的田地，亦皆出脫。姪兒裘自足，見叔嬸打算別離此地，變賣傢伙什物，也來要田地及房屋諸色等物，要之不休。友生作料那房屋田產原要與他，乃道：「我攜帶的東西，我自然要帶些去，若拿不動的，自然一總與你，不消著急。」裘自足方稍為安了些心。過了兩個月頭，搢珩並無音耗，友生夫婦便向女兒翠翹說道：「你夫婿原說一月有餘便來接取，今已過了兩個多月，尚不見到，這卻為何？」翠翹的母親鄧氏，更加心焦，乃道：「我兒，你丈夫當初別的時節，怎生說來？今日怎麼還不見到？你與他夫妻間定有心話，可曾說甚來？」是村嫗見識翠翹道：「與爹媽他是那般說，與孩兒也是那般說，不曾說恁別話。不知為甚這時還不見來。」友生夫婦鎮日愁煩，漸生疑忌。勢所必至。

友生暗自思量：「可見少年人心口不准。我因一時感激，便以女兒嫁他，不曾費他分文。如今一去無蹤，就是自己不來，書信也該捎帶一個；決然在那裡遇了閒花野草，絆住身心。想他心上，必以我女兒得之意外，失之不足為奇，故此丟得上撒得下。可見不知到底的人，切莫輕信；我做事也忒容易了。而今懊悔已遲。」肚子裡是那般想，卻不便出於口，恐防妻女聽見，一發要抱怨了。但那鄧氏心裡，便生出無限疑團，疑久則怨，鎮日啼啼哭哭，叫天叫地。友生阻他兩次，便怨到老官兒道：「鄧氏一肚子脾氣，苦無從發洩，巴不得你說他，便好來尋到你。婦人之見，大率如此。那小畜生，不知他的行藏家業，又不知他有妻無妻，前日為殺了那強盜，老夫妻謝他也罷了，不該更叫女兒出來謝他。他看見了我女兒人物出眾，便起了歹心，只說沒有妻子；你又認定許配，我這花枝般的女兒，卻也配與一個輕薄浪子。他今信也不帶一個來，知他又飄流在那裡去了？這等不長進浮游浪蕩的小畜生，怎當初瞎了眼睛，輕易相許。倘然竟不見來，叫我女兒終身怎生是了？我的苦兒那！前日受強盜的氣，而今吃薄倖的虧，我的孩子，怎那般苦命！」說罷又哭。友生道：「癡婆子，當初他那裡曉得我要把女兒與他，便說沒有妻子麼？你休得恁般猜疑。」鄧氏道：「你老失時，你看如今他不來，必是妻子在家阻住了，你還要替他辯什麼？」友生道：「當初這煙事，也和你再三斟酌定了做的，如今木已成舟，說他何用！你若料得透，何不當初就阻？」鄧氏見老官兒說著他，便捶台打凳，大哭起來道：「我自己的氣正氣不了，你又把話來敲打我！我當初那裡曉得這小畜生是恁般無信行的！」友生道：「卻又來，怎生獨怨著我？」翠翹聽見爹媽喧鬧，連忙解勸。友生悶悶地走開。鄧氏道：「我兒那，當初我做娘的養你時，不是容易的，睡夢裡都疼著，養到你而今長大成個人，不知做娘的受了萬千辛苦。你五歲時出花，九歲上害病，我做娘的有幾十夜不得合眼，莫道此婦煩碎，大凡為母的養男女，懷胎乳哺，推乾就濕，真有許多辛苦。富貴者尚有婢妾分任，貧賤者護持更難。為人子者，可不思所以報答哉。指望你嫁得丈夫，終身歸結。今日裡你做老子的把你斷送，叫我怎不淘氣！」翠翹道：「他今雖去了兩月，未必便見不來。或者只在這幾天來，也不可。媽媽且請寬心，不要與爹爹淘氣，徒然氣壞了自己。」鄧氏見女兒勸解，也便住了哭。又過了半月外，絕無音耗，鄧氏向友生道：「你好耐得的性子，且到城裡去起個課，探探消息。」友生道：「說得有理。」

那時天氣炎熱，穿了小衣，撐了傘，帶了一百文錢，同裘能進城來。到賣卜的舖子裡，上去相見了，通了姓名，淨了手，將課筒在香煙上拂過了，向那先師前作揖通誠了，然後遞與先生。那先生把課筒搖了兩搖，擺下一卦，便道：「何用？」友生道：「問行人。」先生道：「是甚稱呼？」友生道：「是小婿。」先生道：「這等要看子孫爻了。但是子孫爻雖然上卦，卻遇了月破臨空，必有事阻滯，未必便來。那文書爻旺相，不出十日，便有信到。」取卦帖批道：「十日內，主有信來，人尚不到。」友生接了卦帖道：「先生可知他為甚事所阻？」先生道：「另起一卦方知。」友生重又通誠，又起一卦。先生批道：「官爻獨發，火旺，又在得令之時；若非近貴，必有官司阻滯。」友生道：「官司阻滯，不至有大害麼？」問災不問福之意。先生道：「虛唬有些，終究不妨。」友生取了卦帖，送了謝意。別了先生，便同裘能買些東西吃了，一徑回家，已是將夜時候。把上項話述與妻女曉得。鄧氏向女兒道：「看十天內有甚信息，便見那先生准否。」

再表那裘自足，為人最是貪狠，只顧了自己，不顧他人。一遇交財，憑你父母身上，總要占他三分便宜，不然心子裡便不下落。裘自足正是時人。自幼虧了友生請先生讀書，娶妻完聚，分田授室，他只是不足意。原打帳將叔子家私早些承受，先前曾來攬掇，要把妹子配與村莊人家，胡亂嫁了出去；爭奈友生定要擇一個好女婿，自足也只好暗恨，卻也無可奈何。後見潘山虎要娶他，也不管是非，一心只想潘山虎有銀子的人，便好取他的財物；不料撞著了石搢珩來，看石搢珩有那般奢遮本事，日後分晰家私，那裡抵對得過？況且叔嬸只得一女，內裡資財自然席捲，我不過得這幾畝荒地草草，算得什麼？又見叔嬸要去揚州依附女婿，一發恨極了。那日因插蒔稍閒，到叔子家來察探動靜。曉得叔嬸不時鬧吵，又聽見友生起課的事情，便到嬸子面前侵兩句冷話。鄧氏歎氣道：「十日內有信，不知好歹若何，叫我日夜耽愁，不知怎生了局。」裘自足道：「不是妹子身上說他，絕尚小人口氣。我看這個石搢珩，有些不老成。小小年紀，飄泊異鄉，雖然有些俠氣，叔叔當初不該輕率許配。」鄧氏道：「我姪兒說得有理。便為你叔叔做事忒容易了。倘然一年半載沒個信息，叫誰到揚州去探訪？若你叔叔是個強健的還好，而今又是一個老人家了，那個來替你幾千里路去尋人？難道不要無死！前日起課，還說有恁官司阻滯，想來凶多吉少。」說完兒肉肉的哭起來。友生聽見，進來向著姪兒道：「自家淘氣不了，你又來說他做什麼！」把兩手一攤，走了出去。裘自足道：「嬸嬸若依了我當初主見，隨分那村莊人家，尋一個對頭，或招或嫁，如今到一堆兒團圓了。為什麼偏配了一個外鄉人，又不知他高低深淺。今日裡致有疑難，懊悔也是遲了。」小人讒言播弄，不明人便為所愚。鄧氏聽了，越發大哭。翠翹聽見媽媽啼哭，急急走來，見了哥哥在那裡，相叫一聲便去勸住母親。自足見妹子在旁，不好說別話，便道：「嬸嬸，你且放心，或者十天內有了信息來，也不可。我明後日到城裡去，再替你起個課兒，看是怎的。」鄧氏道：「難得你好心，你千萬替我留心探聽，訪個消息。」自足答應，相別而去。

一路尋思：「方才被我侵了兩句，嬸子心裡大大不安。我今且算計去哄他一哄，只說石搢珩死了，或是說他別娶了妻子，把那兩個老的氣死了，方稱我心。」又恐石搢珩到來，將如之何？那個法兒不好。過了一夜，來日要入城打鐵鋤，因想著道：「昨日許他進城起課，且到他家吃了飯去。」走到叔子家裡去，鄧氏道：「今日可到城裡去起課？」自足道：「為此而來。」鄧氏連忙留飯，又付錢百文，以為謝意盤費。自足吃了飯，一徑進城。心裡想道：「我且乾了正經，那起課事，扯個謊兒，哄他便了。」走到城門邊，只見許多人圍在那裡看告示。自足也捱上前去，看是什麼告示，也好綽些新文，好往鄉里去嚼蛆。先看年月，是昨日張掛的，乃從頭看道：

浙江衢州府開化縣正堂某，為緝拿大盜事，蒙本府信牌開，准杭州府移關，淮南直揚州府關文開，奉准揚兵備道憲牌前事內開：某月某日，據某處客商某人報稱，於胡家洲地方，獲住伏盜偵明等。本道即行提審，據供，有凌駕山為首，已經脫逃浙省，合

行廣捕捱緝緣由，移關到府，準此合行嚴飭各屬。為此仰該縣官吏查照來文，抄貼事理，嚴督專捕，在於境內四路蹂躪，務獲真盜，移解等因。蒙此，除行捕衙嚴督捕役，在於境內四路蹂躪外，合再出示。為此，示仰合屬人等知悉：倘有外路面生可疑之人，務須報名解縣，以憑詢問來歷，不得私自放行，致乾提究，須至示者。

裘自足看到「凌駕山」，覺得耳朵根裡頭甚熟，從頭看完，忽然記起：「石搢珩曾說與表弟凌駕山同居，「原來那凌駕山是強盜，恰好正是揚州，見得是搢珩的表弟了。可見石搢珩也是一伙，必被拿到到官。前日起課的好生靈准。我叔子尚認石搢珩是個好人，我今把那告示緣由述與他聽，叫他懊悔一番。」便去打了鋤頭，吃了點心，重去把告示看熟了，回到鄉間，方是晚上。老年人走得遲，少年人走得快，極細小處，亦不脫針線。

到家放了鋤頭，便到叔子家來。只見友生坐在外廂，見了姪兒，便問道：「你今日進城去，可曾替嬸子起課麼？」自足道：「課是起的，卻有莊奇事，好叫叔叔得知。」聲口無二。友生道：「什麼奇事？」自足道：「姪兒到城外大街上，那裡有個胡瞎子，說他的課極准，我去起了一課，說道：『今日便該有信。』姪兒問他為何阻滯不來？他道：『有牢獄之災，正不得出脫哩。』走到城門頭，簇新告示。」乃將告示前前後後述了一遍。友生道：「那緝拿強盜之事，沒有甚奇處，但是凌駕山卻在那裡聽得？」自足道：「便為那凌駕山之奇，我道叔叔有些記得。當初石搢珩初會時，叔叔特誠備酒請他，總是不滿聲口。同高爾林、童士禮，彼時姪兒也在。叔叔問他父母，他道：『總亡過了，今與表弟凌駕山同居。』後來也常道及那凌駕山之事。叔叔聽得熟落了？」友生道：「是嘎，但是他表弟，也不足為奇。」自足道：「阿呀，還說太平話！表兄與表弟同居，表弟做了強盜，自然表兄也做做的了。此時不來，決然被官府捉在獄裡了。卦上『牢獄之災』，卻正合拍。」友生聽了，忽叫道：「是呀，那告示是真的麼？」自足笑道：「叔叔不會自去城裡看的，料那告示一兩日還不收哩。」友生便起身入內，自足也跟了進來，向嬸子又一五一十說了。鄧氏放聲大哭道：「為強盜招了女婿，那知女婿又是強盜！」友生急掩住了他的口道：「此事未知若何，休得亂道，被人聽見，卻不穩便。」婦人家真不擔事，真無見識。自足道：「嬸嬸休焦躁，而今不過是凌駕山做強盜，石妹夫不知的確下落，不好竟認定了。」聲口便惡。鄧氏道：「住在一塊兒，總然不是同伙，必定知情干涉。你那起課的說有牢獄之災，自然拖累吃官司了。苦只苦了我的一塊肉，那得好出息！我兩個老身後來怎處！」友生道：「你那卦帖在那裡？」自足道：「起課的瞎子怎判得卦帖？」友生道：「告示是幾時出的？」自足道：「是昨日。」那時合家唬呆。獨有翠翹心裡想道：「丈夫是明正之人，他的表弟乃舊家公子，豈是強盜？果有不良，我丈夫焉肯與他同住？即就告示果真，其中必有他故。」這乃閨房知己。意欲分辯一二，又恐說他護了丈夫，只好暗想，不便出口。將夜，自足別去。

友生有事在心，來晨絕早起身，吃了飯，同裘能進城。到了城門口，果見告示張卦，上前看了，與自足所述的無二。昨日尚有疑心，今已親見，越想越怕。同裘能進城走了一回，吃了些點心，復到城門口看那告示。走上石檻，此時天色發潮，石檻上很濕，一則老人家把腳不定，二則看告示出神，一個滑坤，望後倒上一交，把一柄遮涼傘兒遠遠甩開，跌得響聲利害，那些行人都吃了一唬。裘能在後走，急急趕上，攙扶不定，看他已直挺在地下，兩眼往上一擦，氣都沒了。裘能慌了手腳，沒做理會。只見許多閒漢走攏來圍著，點綴之景逼向。向裘能道：「那老人家同你甚稱呼？」裘能道：「是家主。」那人道：「跌得重，像是中風光景了。」一人道：「快快接口氣。」一人道：「你須把一隻腳填他臀後，把膝子頂了他糞門，右手扶起他的頭，左手兜了他腎囊，然後接氣。」在行。那裘能依言，扶住了，接了一口氣。只聽見友生肚裡谷碌碌的響，一股冷氣直從口裡衝出來，便神回氣服，手足稍動，兩眼平服，但口不能言，身子不動。一人道：「你家住在那裡？」裘能道：「住在南門外大王廟地方。」那人道：「路遠哩。」向友生道：「老人家，你心子裡明白的麼？」友生點頭。又問道：「怎不說話？」友生把手指著口。一人道：「那病不是當頑的，快快回去方好。你家姓甚？」裘能道：「我家姓裘。我家主身子都呆了，那裡走得路！」那人道：「好呆子，裘能在此時便受人罵了多少呆子，後來到石搢珩衙門裡，卻能言快語，可見人惟是處境要緊。沒有轎子的麼？快些叫頂轎子，抬他回去。」裘能道：「不知轎夫在那一搭兒？」那人道：「我替你叫去。」

少刻，只見腳夫抬著轎來，向裘能道：「你住在那裡？肯與我多少錢？」裘能道：「在大王廟前。」腳夫道：「好遠哩，我曾走過，有三十多里路。須與我五百文錢方抬你去。」好個腳夫。裘能不好還多少，看著家主，友生伸了兩指，旁人道：「想是二百文。」腳夫道：「天熱路遠，不夠，不夠。」把轎抬起要去了。像腳夫。旁人扯住道：「再加些罷。看老人家面上，行個方便。」加了五十文，原不肯，直加到三百文錢，方才肯了；抬到家裡，還要吃頓酒飯。旁人向友生道：「三百文錢，肯抬了，他要到你家吃頓酒飯。」友生點頭。那時腳夫同裘能攙扶友生上轎，裘能解下腰帶搭膊，將友生捆定在轎裡，把傘縛在後面，細。裘能謝了眾人，便跟轎而行。

走夠多時，方得到家。進內報知鄧氏和翠翹，唬得魂不附體，慌忙出來。只見友生已倒在轎裡，不省人事。蓋因悶在轎裡，顛動了許多路程，故爾昏暈。腳夫同裘能扛到內裡，放在床上，鄧氏打發酒飯，付了轎錢。翠翹含淚。灌湯服侍，良久不蘇。母女兩人急得無法可施。翠翹道：「去請了哥哥來，商量請醫調治。」便請了自足到來。自足詢知得病緣由，外面假裝著急，心中大喜，巴不能叔子就死了，他好來管理家務。到黃昏時，友生的手腳稍為動彈，微微開眼，又復沉沉睡去。自足道：「病人只要安靜，若睡得著，便好了。」鄧氏便發放自足外廂歇宿，自己和翠翹和衣假睡。一夜無話。

到了明晨清早，便打發自足去請醫生。看友生時，似困非困的形狀，兩隻眼直視一處。鄧氏道：「你心子裡明白麼？」友生不應。又問道：「夜裡睡得著麼？」友生也不回答。又道：「可要吃東西呢？拿湯與你吃罷。」友生兩眼看定一處，絕不則聲。母子二人驚慌無措，守到午間，請個醫生來。那醫生姓明，表字慕虛，卻會支架的，抬了一乘亮紗轎子，叫人挑了藥箱，下了轎，大搖大擺走到起坐上，只揀上首坐了。自足進內說了，送了茶，請到房裡看脈。鄧氏在床後述了病由。醫生道：「脈氣不好，目今夏令未衰，怎那六脈恁般沉細？那醫生倒會看脈的。且右尺全無脈息，命門已絕，是個陰症。若目睛轉動，尚有可救；今直視無光，生氣竟少，吃藥也是無益。」便到外頭坐了。鄧氏在屏後道：「必求先生救搭，好了決然重謝。」慕虛道：「今且留藥兩帖，今夜先服一帖，稍能見效，後日再來請我。」便撮藥兩帖，向自足道：「喜得帶『回生丹』在此，也是令叔有緣了。」即取一粒，將紙包了又包，付與自足道：「那『回生丹』內有真珠、牛黃、琥珀、人參等貴料合的。說嘴郎中無好藥。要兩外銀子只合得一粒。到黃昏時候，將藥磨化，滾湯。」送下。鄧氏一一聽見。自足取藥進來，翠翹連忙煎藥，鄧氏備了酒飯，一總吃了。

翠翹包封藥錢等項，鄧氏道：「方才那先生道『回生丹』要兩外銀子一粒，方夠藥本，如今送他多少才好？」自足道：「嬸子你也睬他，醫生之言，那裡聽得？醫生之言果然難聽。自古道：『神仙不識丸散。』知他是恁的藥料合就？那裡直有琥珀、牛黃在內？總之不好輕他，封六錢銀子謝他。」翠翹稱了六錢銀子包好，封面上寫「藥金一兩」，另稱一錢，算開箱錢，再稱二錢發轎錢，一一標題明白，叫裘能拿著，隨自足出去交付。

醫生看了笑道：「這個只好算那兩帖煎藥上的，『回生丹』藥本也要見付。」自足道：「這個原算不得什麼，待後日請來，再當補謝。」慕虛道：「後日是後日的話，今日的藥本，一定要稱了來。」自足只得進來，向鄧氏說。又稱三錢，寫五錢，另一個封筒拿出。慕虛見了，拂袖而起道：「那不成局了。請了一位先生來看病，卻恁般小器！還有先生們嫌路遠不來；我做先生的存心濟物，所以輕身到此。好貨。而今這般相待，便不成體面。所以說你們鄉里人總不曉事。倒請一總收了去，我竟送了藥罷。」自足討了沒趣，便將兩封一總取進，令翠翹稱了一兩二錢，封面上寫了二兩，送將出來，深致不安。慕虛道：「我若再說，反而是我俗了，丹藥半送。」自足雙手遞上，慕虛不接，把嘴向挑箱的努著，那人會意接去，形狀絕肖。收在箱裡。開箱錢、轎上爭了一回，又加上一倍，方才作別，上轎而去。

鄧氏煎好了藥，翠翹將匙逐漸灌與友生吃，那裡肯受？超得一口，倒潑去了兩口。等到黃昏，將「回生丹」磨化，也灌下去。只見友生把眼亂插，把頭亂搖，喉裡痰直湧出來。母女兩人見了這等光景，怎得不急！哭哭叫叫，守到三更，沉沉一命歸陰。不是

回生丹，到是催死丹。翠翹死而復甦，亂到天明，忙備後事。那鄰里曉得，都來探問。自足妻子，總來住了。

過了三朝，自足去請了董士禮、高爾林兩個老者，來向孀子說，家裡無主，要來當家。鄧氏哭道：「先夫才死三天，怎便說起那事？我門人家並無南莊北地，當甚麼家？況且尚有我在這裡，他怎便把阿孀不看在眼裡，他便這等可惡！」高、董回復自足。自足大怒，立時叫回妻子，小人無識發狠，確有這等舉動。便在村巷裡張揚說道：「我是他的姪子，他不容我當家，看誰敢來我裘家門裡承受！你招得好女婿，卻是那強盜的親戚，你看我的妹子，還要被他拖累了哩。到那時，只怕還要來求我解紛。」又有人把那等話傳到鄧氏耳朵裡。

那鄧氏原有氣脹病的，為友生病死，連日辛苦，再加哭泣，今聽見了這般說話，那得不氣？捶台拍凳，大哭大罵一場，登時舊病復發，上床睡倒，再爬不起。翠翹急得手足無措，向母親哀告道：「你今舊病又發，家裡無人，須忍著氣，去叫哥哥來料理。一面請醫吃藥，一面去起個課，若有祈禳的事，亦該做些。」鄧氏氣息奄奄的說道：「你不要愁我，我病就好的。那亡八切莫去叫他，我見了倒要氣死。若要請醫生，你只看父親反為吃藥送命。我從來不曾有甚罪孽，祈禳什麼來？」鄧氏正直，不肯信邪。翠翹見說，只索耐心。

裘自足見鄧氏氣倒，不勝大喜，便在鄰舍婦女面前說道：「我阿孀而今招了強盜的表兄做了女婿，將來不要連累我，且去報了官再處。」那些蠢婦女們曉得甚麼？來看鄧氏，便將自足的話述與他聽，且說要奪你家私。張嫂說一套，李嫂說一套。摹擬此等蠢婦人情，不差毫髮。鄧氏是有氣脹病的人，怎禁那氣話在耳朵裡刮進刮出？想之大惱，在床大叫數聲「氣殺我也！」翠翹連忙安慰，早已不省人事。翠翹號啕痛哭，踴身跳躍，暈倒在地。裘能妻子急來扶救。看老主母，已直挺在床。正是：

殺命從來有四因，氣居其一亦傷生。

當年江左周公瑾，年少英雄命也傾。

翠翹見母親這等光景，心似刀割，大叫一聲，口吐鮮紅，重又暈倒。合家都來灌救，翠翹甦醒；然後去灌救鄧氏，已經無及了。翠翹定神一想：「我若有差池，母親何人收斂？」便立刻央鄰人備辦棺木，叫裘能去請自足。裘能去說了，自足大驚道：「媽媽死了？」裘能道：「正是。」自足拍手哈哈大笑道：「媽媽真個死了？」小人心事情狀，活畫出來。裘能道：「人死怎假得的？」自足道：「我怕淘氣，不去。」裘能道：「姑娘請你。媽媽已死，有誰淘氣？」自足笑道：「孀子已死，怕誰淘氣？但他待我惡薄，本不該去。今既妹子好意請我，我只索去。」便同大兒子來。

翠翹迎著哭道：「妹子不幸，一時父母慘亡，無人主持家事。為此請哥哥來，家中之事，悉憑作主。」自足道：「妹妹說得有理。前日若就叫我來，孀子也未必就死。」翠翹道：「已前之事，不必記念。」自足取了銀子，料理鄧氏入殮畢，即於墓後相墓，同友生合葬。自足把名字上了神主，自是裝出一個家主模樣，向翠翹索取出租房屋文書帳目，一應租債簿籍。時翠翹終日悲啼，然心裡都已打算，曉得自足要鯨吞家業，理上應他執管，然亦當留自己緩急之需，故將首飾等物、及摺珩行聘玉鎖、又取些銀子，約末數十金，一總藏好，將所存銀兩約百餘金，及各項文書帳目家裡動用之物，一總交付自足掌理。自足看了，心花都開，口中反說道：「叔叔積聚有年，怎麼只有得這些？」翠翹道：「爹媽暴亡，兩次喪事之費，就是多年做家，逐年用去。」自足又說好看話道：「帳目我收了，也存在此；那銀兩錢物，你仍收著。」翠翹道：「哥哥一總收去，以便應用，省得向我來取。」自足大喜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便依你。」把東西一總收去。

過了幾天，自足在自己家裡備了六色菜，一壺酒，叫裘能挑了，同了大兒子來。拿酒來者，行騙法也。噫，可勝歎哉。對著翠翹道：「妹子，你是知書達理的人，叔孀年高，不為無壽，你心裡自然不樂。但是生死大數，死的死了，活的要活，須要放開些。今日我特備一杯，替妹妹收淚。」翠翹道：「固承哥哥美意，但我爹媽一七之內相繼而亡，叫我終天抱痛，那有了期！」又嗚嗚的哭起來。一七之內父母雙亡，最傷心事，而復有此等橫逆，其何以堪！自足道：「方才那等勸你，反動你的苦趣，不必哭了，且吃杯酒，散散心。」翠翹道：「我從來不會吃酒，請哥哥自便。」自足叫兒子扯姑娘坐了：「妹妹縱不吃酒，且來坐著，吃些菜罷。」翠翹只得坐了。

自足道些家常之事，便逐漸說到翠翹身上，乃道：「石姐夫一去，絕無音耗。前叔叔起課，道是十日內有信，卻是告示上的消息。後來我的課上說有牢獄之災，不能脫離。我想凌駕山做了強盜，石姐夫雖非同伙，共住一室，豈不知情？況凌駕山脫逃，官府必定要著於同居之人。石姐夫生成是被他捉去，受牢獄之災，一定無疑的了。若凌駕山只管捉不著，他難有出獄之期，你的終身怎生結局？」翠翹明知哥子來翻騰他，哭著道：「哥哥休慮，家中尚有餘資，我一身料無多費；況我紡織自給，決不到凍餓地位。」自足道：「不是那般說。家業原是叔子遺下，不是說多了你一人。只是為你青春年少，卻不辜負終身？人生一世，草生一秋；花草要開花結子，人生世上也要生男育女。你如今若徒守虛名，究無實際，豈不把一世的人空丟掉了？我為此故來向你從長商量。不是為你一人穿吃。」翠翹道：「哥哥那話休提，我已嫁他，生死相隨。他雖不便來，我只是守去，終久自然來的。說甚虛名、實際兩等分別？倘有干涉，只索同他受罪了，難道避了不成？」自足道：「妹妹，你休執著呆性。那石摺珩的性命，九分九釐是不保的了。那見做強盜的人不到殺頭地位？前邊還說他牢獄之災，此刻竟說他殺頭了。你也守不出他好日的了。不如依我主意才是。」翠翹道：「依你便怎麼？」

自足道：「我的主意，竟在此村莊地面，尋個門當戶對的人，或嫁或招，可以歸結終身。妹妹那等人物，怕本地尋不出好女婿；煞強似遠嫁他方。況叔孀墳墓上去祭掃，也還近便。」以此掀動。翠翹道：「倘他回來，你怎發付？」自足道：「我自自有發付。向他道：『當初先叔孀結這親事，太看重了你。你無分文之費，後來你忽要娶去，臨別時再三叫你來，你道月餘便來接取，那知候久絕無消息。我叔孀衰暮之年，為你憂鬱死了，恐你也難逃其罪。在前起課，道你有牢獄之災，果見告示上捉你表弟，是為盜案在逃；你乃他的表兄，決然同伙。我們清白人家，怎同不良為伍？所以離異了，改嫁良人。』我那般說話，即皇帝也可見得，想他也無言回我。妹妹，我這發付何如？」翠翹道：「他的事尚無的確，怎便決定他乃不良之輩？但我既嫁與他，生為石家人，死為石家鬼。夫婦有君臣之分；主憂臣辱，主辱臣死。他果然不長進，行了歹事，我也拚一死自盡則可，怎叫我改嫁起來！」即便號啕大哭。自足急道：「說不說由我，聽不聽由你。我乃為好，替你商量。不依便罷，不須痛哭。」裘能夫妻都來相勸。自足撤去酒菜，也走開了。以後自足絕不提起別話，翠翹也得耳內清淨。

那自足拿穩摺珩因盜案牽連，絕定不來。即不同伙，那官府著他要人，料必拖死獄中，那得前來照顧妻子：「我那癡丫頭還想著他來，只怕今生不能夠了。我怎的算計那丫頭，拔去眼釘，方得暢快。」想了多日，想出一條極惡的計策來，要把妹子賣與娼家。這等奴才，天地不容。「那般人物，足值二三百兩的身價。不是我心地凶狠，他不聽我配個對頭，偏賣他去為娼，方知我的手段！」算計停當，一日含笑向妹子道：「石姐夫有信息了。昨日我在城裡，看見一個南直揚州人，尋問大王廟頭有多少路。我和他答理，他道要到裘家付信。他說有個友人在省裡，是石姐夫的鄰居好友，石姐夫因替凌家辦事，不得到來，托那鄰居寄信；那鄰居又在省下耽擱，故轉托那人到此。叫我後日入城，同他到省，見了他友人，便知石姐夫實信。」翠翹見說得活像，信以為真，不勝大喜道：「哥哥後日可去？」自足道：「怎不去？不得姐夫消息，不獨妹子心焦，我也心焦得狠。明日你嫂嫂來相伴你。」翠翹道：「行李盤纏可曾準備？」自足道：「我已備下了。」翠翹大喜。明晨，自足又來說了一回。欺瞞別人尚且不可，何況自家姊妹！真正罪過，天地不容！晚間，自足妻子領了小兒子來，自足別了便去。

自足此信，原來都是說謊。他竟一直來到省裡，尋了個娼家，直說要賣族妹落水。說得妹子天下無比的絕色，書畫皆能，足要身價銀三百兩。那個娼家姓鮑，叫做鮑一，妻子叫鮑一媽，年紀都有五十多歲。家裡有三個姊妹，一個親生的，兩個買來人口。近日親生的要嫁人，一個要去作妾，因此要買人頂補。那鮑一夫妻見說，乃道：「我們門戶人家，出三百二百討人，不足為奇，只是人物可能絕色？」自足道：「瞞不過的，見了便知。」鮑一媽道：「倘你妹子不肯，何法哄他？」自足把前日的謊話述了一遍，鮑

一媽大喜道：「妙極。我行戶中有個蕭九鬍子，他是揚州人，叫他充了你親眷的鄰人；我家鮑一官做了值廝，便去哄他，你一同送來。只須哄到這裡，果然人物絕色，竟依了三百兩。」自足道：「人物是不必說的，只怕你家門戶裡無此相貌。」那時便尋了蕭九鬍子來，道了原委，直要哄到這裡，方才立契，人價兩交。自足道：「我家妹子性格古怪，你們要用心騙他。」眾人都笑起來道：「你不曉得這些事，那怕他是塊生鐵，到了我們爐灶裡，少不得也弄得他軟綿綿的。罪過人。可見落水女人原有好的，莫道娼女便一筆抹煞。到那時，人價兩交，你便去罷，莫管他的好歹。」議論定了，便叫了個慣常裝載的船，大家商通了話頭。

不則一日，到了開化縣。三人上岸，到翠翹家裡。翠翹見了哥哥回家，心裡大喜，便問道：「石妹婿的信息如何？家書在那裡？」自足道：「石姐夫為了表弟之事，幾乎拖在裡頭，就是那凌駕山，也是被人陷害的。那一句謊到是說著的。虧是官宦人家，有家私，費了萬金，官事略有些就緒。石姐夫只為替他料理衙門各項，沒有一刻空閒，連家書都沒有寫。他今托那相相來，不曉得叔嬸去世，還說道一總接來。那人同我來的，現在外面。」自足因翠翹是識字的人，恐怕筆跡不對，故爾不敢假作家書。翠翹見說，想道：「憑他甚忙，幾千里路接人，沒有家書，如何憑准？」然見說外面有人，便備酒飯，安頓歇宿。

到夜來，只見自足捧了五十兩一包銀子進來，對翠翹道：「這是石姐夫叫那蕭念甫寄來的那路費，他叫我拿進來，交你收了。」好好計。原來他們因無家書，恐其疑心，故把此銀做個大措；更料翠翹決交自足經手，便算身價，雖則交來，總有著落。果然翠翹相信無疑，即將其銀交付自足收發。自足道：「你且收著，到起身時取用。」

歇過一夜。早晨自足道：「石姐夫托他早早接取，只為那人帶了貨物，在省耽遲了幾天。恐石姐夫等急，妹妹趁早收拾了，我好一同送你去。」翠翹道：「我也沒有什麼，只有些棉布衣服、針、線等物，只憑哥哥擇日便行。」自足出去，擇定八月初六日起程。進來回覆，又道：「蕭念甫要見你，我想一路去要打堆，那裡避得許多？不如見了倒便。」翠翹應允，除了麻衣，出去相見。蕭念甫見了翠翹，看了一看，便叫道：「嫂嫂拜揖。」翠翹還了禮，即便進去。那蕭、鮑兩人看見翠翹般標緻，真乃絕色無比，不勝大喜。自足道：「何如？」兩人同道：「你果不謊言。」

那時翠翹帶了十來兩碎銀，以備不時之用，又把摺折的玉鎖貼肉藏了，其他首飾等物，都放在皮箱裡，色色端正。那鄰婦皆來相別，有那相好的，紛紛下淚，翠翹只為痛哭父母，日日悽惶；又為從不曾出門，今突然遠離，雖然心中有個丈夫在彼，是一個巴望好處，終久心下昏昏暈暈的光景。的確。自足叫妻子住在在大屋裡，大兒子住自己家裡，叫裘能夫妻都不必遠送；翠翹要他兩人同去，自足只推路遠，多人多費，又恐荒了田地，只是不許。翠翹只得依他。到初六日，取出前銀交與自足，拜別了父母墳墓，合家哭別，乘轎上船，自足大兒子同裘能夫妻送到船頭，相別而去。翠翹存在後艙，自足和蕭、鮑同住前艙，一路無話。

一日到了錢塘江，過江來，泊船港口。其處古例，於八月十八日有迎潮弄戲之勝。其日已是十七日了，早有迎潮撮弄之人。那些遊玩士女，紛紛熱鬧。翠翹在吊窗裡略看一回，又見自足匆匆上岸來去，想他有事，也不在心。到晚間，不見行船，便問自足道：「各處不歇，為何此地泊住不行？」自足道：「念甫有未了帳目，明日還要停泊半天方去。」到來日午間，自足去了，至傍晚尚不見來，翠翹甚是心焦。只見念甫也在那裡自言自語，如鬼如蛾。說那裘自足真個混帳，怎麼一去不來？只見岸上兩乘轎子，一乘空著，他們轎走叫道：「可是開化縣裘家的船？」船家回道：「正是。」只見轎子裡走出一個老媽兒來，到船竟進後艙，向翠翹道：「小娘子，你家姓裘？」翠翹愕然道：「老親娘何來？」老媽道：「我姓張，住在城裡，方才你家哥哥裘自足忽然痧脹，倒在我家門首，替他醫治了，尚然行動不得。說你在此船中，特央我叫轎來接你看視。」翠翹吃唬，只見念甫亦是大驚，便到後艙動問，知其原委，便道：「嫂嫂，我同你去看了，再下船便了。」先自出艙上岸。翠翹打帳動身。只聽見隔船有人叫道：「鮑一媽，你同恁等人在此鬼鬧？」那老媽兒急出答理。翠翹便在門縫裡張看。只見那人又道：「鮑一媽老俏麗，打扮得好，可是你同著姊妹們的姐夫在此？」見那老媽兒連忙搖手，又指著後艙。翠翹見此說話，並那光景，明知是措措人家，那破落戶卻是翠翹的救星。心裡想道：「必被那天殺的阿哥騙我來，實為落水，他竟自去了，故爾不見回來。這個分明是個鴛兒，他來哄我回去。欲待叫喊，異鄉之人諒不助我，弄至出乖露醜，到底性命難全。不如趁早，未落火坑，潔身先死。」莫謂水性楊花，如此死者竟多，人亦不去追求表揚，悲夫！便扳開吊窗，將身一跳，「撲通」一響，已隨潮逐浪，不知流向那裡去了。

前日鮑一說那女娘絕色，其妻尚未相信，今已親見，其喜非常。偏被那破落戶皮二泄了機密。那皮二是個鑲客，那日卻陪浪子看潮吃酒。兩船相傍，他專在小娘家打諢的，故此認得鮑一媽聲音，以致撞破其機。那老媽兒雖則連忙搖手，還欺翠翹是個少年女子，不怕他跳上天去。那知他是個正氣的女子，重節不重命的，正和皮二分說，只聽見後艙有人跳水之聲，回頭一看，不見了那如花女子了。別只船上也有看見一個著白女子投水，亂叫撩人，登時鬧個沸反。那時天色又黑起來了，游船亂攏，急切無處打撈，那蕭、鮑兩人唬得呆了，興匆匆來買人口，卻象做了個夢，三百兩銀子白白丟掉。鮑一媽道：「只算還了他前世的債，而今那小賤人已葬魚腹中了，那兩隻箱子裡料來值得恁的！」大家氣苦一回，然屬無可奈何，只索恨恨而去。若翠翹不幸而死，竟無有知者，悲夫！正是：

義俠剛腸盡子虛，庸庸相聚囿中蛆。

誰來憐此無辜者，肯把奸凶著意除！

卻說那杭州城裡武林門內，有個石蓮尼庵，庵裡有兩尼，一個叫了自修，其徒取名無礙。那自修生在富貴之家，嫁宦家為室，母家姓許，夫主何倬如，少年曾發兩榜，官至廣西太守，到任之後，殘暴不仁。貪酷虐民，治官書，常求其死；恣意姦淫，御婢女，每殺其生。夫婦兩人，其性善惡不同，以是琴瑟乖張。作惡太甚，天理不容。一夜被盜打進內衙，把倬如碎割而死，此即那些被害之民假盜以復其仇。無從緝獲，以成懸案。許夫人到五十歲上，家資蕭索，又無子女，便去削髮出家。可憐那十全之婦，竟無出息。尼姑之中，不知埋沒了多少好婦人。他在那石蓮庵裡，取名自修。不出去化緣，不到人家走動，以此人皆敬歛。無礙乃小戶出身，十八歲與人為妾，雖經生育凡胎，俱不得長成。後因夫死，主母發還其父。其父貪財，將他賣到人家為小。那個主母卻堪萬副，非常妒忌，把他十分作賤；其夫又乃懼內之人，憑他作惡。那知惡到極底，忽被天雷打死，其夫唬呆，以成廢疾。那小阿媽自傷薄命，發恨出家。自修見他出自真心，乃與披剃，取名無礙。念他受苦之人，十分照拂。無礙亦盡心幫助。自修有一房老人家，因無子息，也都在庵出家。是年七月內，自修、無礙帶了兩個徒弟、老香公等，到南海普陀落伽山燒香而回，恰值八月十七日過蕭山縣，十八日到錢塘江，為避海濤衝突，泊船南岸，待十九日潮平過江。

將及黃昏，月光初上，正欲安睡。只聽見有物觸船，板主叫水手看視，卻象個浮屍。板主叫道：「點開了他。」自修聽見，便道：「阿彌陀佛！既是浮屍，待我明日買棺盛埋了他，你們可撩他上來。」板主道：「師父休管，不要反招是非。」自修道：「我們出家人，那怕是非。駕長，你搭他到船頭上，我送你一兩銀子。」船家聽見說了有銀子的，便到船頭上去，把挽篙搭住，拖近船頭，都叫道：「是個人。」水手動手撈摸，摸著了頭髮，便道：「好一股頭髮，有五尺多長哩。」拖上船頭道：「是女人。」自修攜燈，同無礙照看，船家道：「是個小年紀女人，心口還是熱的。」自修道：「既如此，救得活的。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圖。駕長，你若救活了他，我回，去再送銀一兩。」水手到後梢取了鍋子一隻，合在船頭上，把那女人的肚皮伏在鍋底上，那女人口內的水直滾出來，頓時瀉盡，便仰他轉來。少刻，只聽見他肚內谷碌碌響，那右手便一動，都道：「好了。」無礙便來接氣。但只見他氣轉神回，叫道：「阿呀！」又寂然不動。眾人道：「好了，好了！活了，活了！」少刻又歎了一口氣，張眼一看，又閉了去。溺死，初活之狀，描寫逼真。

自修已叫後梢燒了滾湯，無礙慢慢灌下，醒了轉來，看了眾人道：「這裡是那裡？你們乃何等人？」自修叫眾尼好好扛扶進艙，便付板主銀子一兩。那時有同泊小船上的人看見了，都贊道：「師父好人！」鬧了一回，都去睡了。點綴妙。眾尼替女子絞乾了頭髮，挽好髻兒，換去濕衣裙摺。見他裙帶上有一小袋，內有一包銀子，玉鎖一枚，自修藏過了。便大家攜燈細看，卻是一個絕標緻的女娘。只因救了這女子，有分教：

托蹤跡於尼庵，且離煩惱；
寄根源於書畫，以便追尋。
未知那女子是誰，說出恁麼話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